

扶贫路上“结穷亲”

周依春(四川达州)



观音岩村田园美景

那是2017年4月24日，我毅然远离故土，来到素有“川东小平原”之称的四川省开江县农信联社工作。初来乍到，放下行囊，随即便和同事们一道投入到决战贫困、同奔小康的战斗中。

2017年5月上旬的一天，我开始了第一次对贫困户的入户走访。我挂联帮扶的贫困户是四川省开江县甘棠镇观音岩村的王元奎。

汽车出县城沿东南方向行驶30公里穿过甘棠镇，再沿村道行驶2公里，大约40分钟的车程，便到达了观音岩村口。

进村后，穿过平坝，再沿斜坡上行到半山腰，那里有一座观音庙，庙前有3棵直径超过1米的古树，古老的树干刻进了时光的年龄，记录着沧桑的历史，干枯的枝头绽放出了新芽，彰显出生命的顽强。观音岩村大概就是因此得名吧！

继续上行大约50米，便到达了村支部所在地。放眼望去，山脚下—马平川，万亩田畴呈罗棋布，拔节的秧苗零星地散落其间，平整的秧田明净如镜，正待栽插，“稻田+”大闸蟹、小龙虾基地一字排开……好一幅山水田园美景。

观音岩村位于甘棠镇东部，距离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，村幅员面积3.3平方公里，耕地面积1306亩，台地丘陵占三分之二以上，是革命先烈徐彦刚的故乡。村辖6个村民小组，576户，1975人，其中，中共党员32人，贫困户122户，381人。近年来，我们通过党建引领助推脱贫攻坚，发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精神，真抓实干，正逐步改变着观音岩村贫穷落后面貌。

在该村驻村第一书记骆强的带领下，我来到了挂联帮扶的贫困户王元奎家。几间破旧的砖瓦房掩映在绿树丛中，院坝边一只母鸡带着一群鸡仔正在觅食，把潮湿的地面踏成了一片烂糟泥，院坝的一角是一些残草断茎，风轻轻一吹，就像空飞舞的彩蝶，撒满整个院落，一片狼藉……走近门口一看，3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各躺着一位病人，每个房间分别放着一个便盆，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，房间里不时传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，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那样沉闷和微弱。

正在田间劳作的王元奎见我们来了，三步并作两步气喘吁吁跑了回来，眼前这个50多岁骨瘦如柴的男人，在生产、生活两副担子的重压之下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，他身穿一件破旧的灰色西装，下身穿着一条蓝色卡基尼裤子，裤管挽到膝盖上，打着一双赤脚，腿上沾满了稀泥，原来他正在平整秧田，准备栽秧。

他一边招呼来客，一边顺手拿起台阶上的一条板凳，不知是什么时候，讨厌的母鸡在上面留下了鸡屎，羞得他面红耳赤，嘴里不停地咒骂道：“找死的老母鸡，找死的老母鸡！”

一阵忙乎之后，王元奎开始介绍他家的情况，他家共5口人，20年前他带着妻子周美儿在浙江打小工，后来做泥水工，再后来开始小包工，当时发展得还不错，可是好景不长，没多久父亲便因脑溢血瘫痪在床，母亲早年就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和肺气肿，他和妻子不得不回来照顾父母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就在他们回家的第二年，妻子由于脑血管堵塞也瘫痪了。现在儿子在外打工，一家3个人，一年的医药费都要2万多元，他一个人既要忙地里的庄稼活，又要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，他把周围荒芜的土地全部种上粮食，一年下来也只能挣到6000元——7000元，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啊！说到这里，王元奎哽咽着，眼眶有些湿润了。

听骆强讲，王元奎的儿子本来找了个对象，相貌俊俏，身材窈窕，在这十里八村的回头率相当高，而且已经在他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可她看到这个家徒四壁，几个病人卧床不起的光景，感觉穷日子太难熬了，后来一气之下便与同村的几个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远走高飞了。

“但也请你们放心，无论怎样，都压不垮我！”王元奎很有骨气。

原来，王元奎一家是因病致贫的。“别伤心，现在国家的扶贫政策很好，我又挂包帮扶你的，从今后你就是我的亲戚，我们就以兄弟相称，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来克服。”我一边安慰王元奎，一边认了他这个“穷亲戚”。

活两副担，里里外外一把抓。愚笨、志短、懒惰三者他都不沾，这样更加坚定了我帮扶他脱贫致富的信心。

6月的川东小平原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天空，几天时间气温陡然上升了好几度。我顶着骄阳开始了第二次入户走访。既然是走亲戚，总不能空手。我不仅给他送去了米、面、油等生活必需品，而且还从集市上买来了50只鸡仔，想的是通过无偿提供鸡仔让王元奎喂养，长大了再回购，使其从中获得的收益能够补贴一些家用。鸡仔从笼子里放出来，个个活蹦乱跳，如同重新找到了归宿，在那只老母鸡的庇护下与原来的那群鸡仔很快合了群，俨然一个和睦的“大家庭”。

光靠种植粮食只能解决温饱，但最终不能脱贫。我想听听王元奎有什么打算。

原来王元奎早有想法，以前他在浙江打工时学会了养鱼，观音岩村河沟下游是承包户在养鱼，上游还有40亩荒滩地闲着，他想把它流转过来搞拦河养鱼，只是缺乏后续支持而望洋兴叹。

王元奎一边指着他家栽种的那片绿油油的稻谷，一边带着我们沿着羊肠小道前往那片荒芜的河滩地。清清的河水静静地流淌，下游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，河的两岸是茂密的松林，微风吹过，松涛声声，林中不时传来几声鸟鸣，好一个静谧幽深的环境！

“不就是荒地流转的事和资金问题吗？”我一眼就看穿了王元奎的心思。

“荒地流转的事，可以找村上协调解决；资金问题，贫困户可以申请扶贫小额贷款，单户最高可以贷5万元，期限3年，期限内享受财政贴息，可以找信用社解决。”听到我说的话，王元奎紧锁的眉头一下舒展开了。

“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才是造血式扶贫，而且他选择的产业很对路，荒地闲置在那里也是一种浪费，能够有人流转是一件好事，我们村上鼎力支持！”骆强当着大家的面明确表态，并决定以每亩150元的价格将40亩荒滩地流转给王元奎。

“你可以先找人拿出一个设计方案来。王元奎冲着我跑到我办公室，他摊开设计图纸说：‘这个地方的落差不大，水流趋缓，在这里筑坝用不着大墩浇筑，只需要把堤埂平整压实，再将内外堤面浇筑一层混凝土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成本。’

“恐怕不行吧！水的冲力太大，容易决堤的古话说得对，山不跟水斗，更何况一道小小的堤坝呢？”我有些质疑并提醒道：“溢洪道口子开窄了，洪水暴涨时不利于泄洪。”

“我找水管站的技术人员设计的，应该没问题。”王元奎信心百倍。

“不能只考虑成本，而不顾及质量，要做到一劳永逸，不然会前功尽弃，甚至劳民伤财。”“我知道。”王元奎转身离开了我的办公室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就到了冬季。王元奎的拦河筑堤工程开始启动，甘棠信用社主动上门送去了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。

挖掘机的轰鸣声第一次打破了小山沟里的寂静，一群群飞鸟从丛林中腾空而起，在河滩的上空盘旋，久久不肯离去，我不由得吟诵出陶渊明《归田园居》中的句子来：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经过半个月的开挖、平整、碾压和浇筑，一道长60米、宽3米、高5米的河

堤被垒筑了起来。河水慢慢上涨渐渐漫过了溢洪道，又过了半个多月河堤未出现任何异常。

工程竣工结算下来一共开支了8万元，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连结付工程款都不够，更不用说购买鱼苗了，可鱼塘建起来了又不可能让它白白空着不投放鱼苗吧，我只好协调甘棠信用社再给王元奎发放放信贷款5万元，以解他的燃眉之急。

有了资金，25000尾鱼苗很快就投放了下去。投下了鱼苗，也就投下了希望。王元奎不分白天黑夜，晴天雨天，割草喂养，满心期盼鱼儿快快长大。

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有时候希望越大，失望也越大。就在2018年7月5日下午，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观音岩村，新筑的堤坝果然没有经受住洪水的考验。第二天早上8点，联社党群工作部领导给我发来信息说，我帮扶的观音岩村贫困户王元奎的鱼塘决堤了。

“观音岩、王元奎”，我先是一惊！接着又一张图片发了过来。从发来的图片看，损失应该不大。我随即打电话问领导：“鱼跑了没有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“鱼跑了大部分”。

为了进一步证实，我又拨通了王元奎的电话，未等我开口，王元奎就说话了：“周老弟，塘里的鱼跑得差不多了，我的天啦，咋动嘛？我不需要你们资助，但要你们帮助……”这个身单影孤的汉子哭声中透着坚强。

“别急！我一会儿来看看。”我一边安慰他，一边驱车前往他家的鱼塘。天空仍下着小雨，泥泞的路面，汽车无法抵达，还有两公里路，我们只好步行，快接近鱼塘，映入眼帘的是，堤坝正中被洪水撕开了一个大口子，洪水正向下游哗哗地流淌……看来损失要比我想象的大得多！

见到王元奎，他穿着一双长筒靴，身上还是那件灰色的旧西装，心情沉重地向我讲述着洪水到来的情景：“昨天下午3点，洪水来得太猛了，跟我一起护堤的工友刚从右边跳过来，堤坝中央就决口了，好险哟！我用力想把溢洪口口的柴渣和铁丝网，怎么都拔不开，冲力太大了，要不是这几天我在输液，就下水去拔了……”

看着河堤被撕开的口子，王元奎一阵钻心的疼痛。这可是信用社贷款的呀！要修复堤坝还得增加投入，他家里还躺着3个人，这对于王元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……

“我必须把河堤修好，把鱼养好，不然我这10万元贷款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啊！”王元奎说。

“这纯属是豆腐渣工程，修堤也得讲科学。”正在这时骆强也赶来了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他又气又急。



王元奎养殖的白鸭

我吩咐骆强，把王元奎家的灾情向县上相关部门报告，争取救灾补助资金，同时找水务局搞好修复规划，联社继续给予支持。我随即从包里掏出2000元现金塞给了王元奎，以安抚他那受伤的心。虽然区区2000元钱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，但它代表着我的一片心意，更是给予王元奎一份力量。

然而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鱼塘决堤的火气未消，下游的承包户又找上门来。“你家的鱼塘决了堤，我家鱼塘的鱼逆流而上跑到你家鱼塘去了，你说怎么办？”下游的那个承包户，故意来找茬。

“你以为你养的是鲤鱼哦！”王元奎说道。

“不管我养的是什么鱼，反正你必须赔偿我的损失。”那个承包户继续无理取闹。

“老子要和你拼了！”从不惹事生非的王元奎气不打一处来，要和她拼命。

两人扭打在一起，正好被路过的骆强撞见了，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拉开，然后再跟她将心比心，耐心细致地讲道理。真情换回了良心，温暖融化了她那颗冰凉的心。一场“索赔”风波终于平息了，王元奎的生活重归于平静。

2018年冬天，王元奎靠儿子在外的打工收入和自己东拼西凑的钱，再次对堤坝进行了加固加固，拓宽了溢洪道，并在溢洪道前加上了两道防护网，前面的粗网拦柴渣，后面的细网防鱼跑。为了弥补他的损失，我四处筹资为其投放鱼苗1万尾，期待他来年有个好收成。也正是在那个冬天，王元奎瘫痪了近20年的父亲离开了人世，失去父亲的悲痛又使他苍老了许多。

四

一花独放不是春。王元奎深知，独门冲产业是起不起折腾的。去年他又在鱼塘边开挖出一块平地，建起了200平方米的鸭棚，并与开江县麻鸭养殖公司签订了协议，按照“公司+农户”的模式，搞起了白鸭轮养养殖，鸭苗、饲料和技术由公司提供，自己只出场地和劳力，养殖周期为3至4个月，一年可以养殖3季，每季可以养殖1000只至1500只，每养一只成品鸭可以赚到5元，一年下来，他又可以赚到2万元。

为了便于照顾家中的病人和看管鱼塘，王元奎在鱼塘旁的一个僻静处建起了一排新房，把老娘和妻子也搬了过来。春节前，儿子回家过年，而且把从前那个女朋友也带了回来。原来，他儿子到广东打工，凭着自己的一手厨艺应聘到一家餐厅，碰巧他的前女友也在这家餐厅当大堂经理，两人不期而遇，缘分倍加珍惜。这次回来，他们要堂堂正正地去领证，热热闹闹地办婚礼，邀请四邻八乡的亲朋好友来喝喜酒。就在儿子婚礼那天，王元奎当着众亲友的面，毫不避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愿：在场亲友若相同，只愿来年抱孙孙。一家人团团圆圆，其乐融融。

王元奎有更多的想法：养鸡、养牛、开发垂钓项目、办农家乐……一幅幸福小康的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。

“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。”去年底国检验收组来到他家，看到他家堆积如山的3万斤稻谷，再看看眼前这个瘦削单薄的小伙子，大家都有点不敢相信。

“你一个人能产3万斤稻谷，是咋种上的？”其中一位同志不解地问。

“农忙时请人帮忙，农闲时自己施肥锄草。”王元奎答道。

国检验收组盘点了一下他家的收入：粮食收入0.7万元，养鸡收入3万元，养鸭收入2万元，家中2个病人的低保收入0.86万元，全年总收入可达6.56万元，人均1.31万元，已经大大超出了脱贫摘帽标准。

“周老弟这样帮我，如果我再不能富起来，那就真没脸见大家！”王元奎感慨万千。

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我再次来到王元奎家，看到鱼塘边一群白鸭正在觅食，好一幅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乡村图景。长期卧床不起的老娘开始靠着护甲在院坝里来回踱步，周美儿坐在堂屋的轮椅上欣赏着门外的风景，第一次开口跟我说话打招呼，眼里泛出一束希望的光。

作者简介

周依春 四川巴中人，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散文学会会员，四川省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巴中市、巴州区作家协会会员，开江县作家协会理事，著有《山路十八弯》《岁月留痕》等文集。作品散见于《青年作家》《中国金融》《金融论坛》《中国农村金融》《中国金融文化》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》《四川日报》《华西都市报》《巴中日报》《达州日报》《达州晚报》等报刊，现供职于四川省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。

父亲的往事

刘世忠(四川南充)

记得曾经看过一段子：编撰者自我调侃说，当桌上唯一一只鸡腿不必非由我吃的时，我意识到，自己长大了。

我们那代人的长大可和鸡腿无关，莫说一年半载闻不到鸡肉味，哪会有整只鸡腿！

但我们终究也要长大，长大的标志是啥呢？于我，印象中有两件事：一件事，随父亲去山上担柴草，我捆好自己的，又给父亲结结实实的扎了一担。父亲在旁边看了，幽幽说道：“我担不起”，那伟岸、无所不能的父亲不复存在了，同时也意识到自己长大了。另一件事，父亲把他正抽着的烟朝我递了过来，严肃却又略带几分羞怯地问：“来不来两口？”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是真正长大了。

二

父亲递过来的，可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从香烟盒里抽出的烟，而是他自己栽种、自己制作的叶子烟。那时，每家每户有极少一部分自留地，供种植瓜果小菜，是经济作物，也是一个家庭的副业。父亲和乡亲们的烟叶，便都种在那点自留地上。

父亲虽抽烟，但瘾不算大，特别是家中就他一人抽烟，家中上有老人，下有一大群儿女，那巴掌大的自留地里，承载着全家老小太多的希望！当烟叶允许到市场上进行交易时，父亲却无法判断任何一年的烟市行情。毕竟，对于种植结构、季候的把握，困扰着父亲，因此，很多年我都见到父亲在种烟叶那片地盘上栽了铲，铲了栽，栽了铲，搅乱了自留地的整体平衡，或抽着上一年度的一卷烟，看着扔在沟渠里、树干上、院坝头已近干枯的烟叶幼苗，陷入了极其痛苦的沉思，终于按捺不住又一亩不弃地捡起乱栽到房前屋后的角角落落，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。

三

父亲和乡亲们侍弄烟叶，决无整块时间，都是下午收了工，去自留地打理时顺便管一管。使去自留地的家人对烟地毫无兴趣，使父亲的种烟行为始终成为一种孤独的劳作。

烟叶的收割制作好像颇有技术含量，听说，成品色泽金黄，质感温润，味道纯正正是上品。父亲的烟叶作品，包括其他很多方面，也就中间水平吧，很多年份入库的烟叶，有暗淡甚至霉变的，有脆断成渣的，有抽起来如同烂烂叶毫无劲道的……但劳作过程，却是极其认真，人常和摘下的烟叶一同在烈日下曝晒，面对摊在地坝上的烟叶，父亲有时弯成一只“虾”，有时直接双膝跪地，反复揉搓，捶打，梳理，捆扎，嗅闻，忽然又要根据技术需要移至阴凉处。几经折腾，终于在田埂桑树上，在房屋檐头下，牵上竹篾丝，挂上了一年成果，一溜溜，一排排，像包谷棒子，像高粱穗子，有几分壮观，有几分奢华，等待着同行的检阅品评，同时构成一道乡村风景。

四

父亲抽烟多是在集体农活收工之后，母亲弄午饭或晚饭，儿女们做作业或玩耍之际，坐在门槛上，或靠在树干上，或蹲在地坝里。父亲在家抽烟，从无同伴；我排行靠后，与他年龄相差甚大，也从未在他抽烟时与他有过任何交流。现在微信上有种说法，道是世界上孤独的人是父亲。我记起自己抽烟的父亲，没有理由不相信。

父亲有时也在晚上睡前点上一袋烟，在堂屋里，在床沿上，一烟如豆，满屋烟味，间或夹杂几声咳嗽，一点寂寞，使人联想到划过夜空的流星，稻田上空的萤火虫，我等懵懂少年也开始有了难以入睡的惆怅，觉得父亲将夜晚吸得更黑了。

五

父亲抽叶子烟所使用的烟具，可是简陋至极。父亲不懂用烟具将烟中焦油过滤一下，不知道，也根本不会相信吸烟有害健康。

最通常的是砍一截一寸长的竹管，两头一般齐，或一头略粗，便算好了。稍讲究一点的，寻一根带节宽的斑竹，用烧红的铁丝捅通，使烟管有一个弯曲的烟壳。两种管子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？没有。硬要找，一种是抽烟时烟卷朝前，一种是朝上，还有就是后者的弯曲处，烧过一段时间的烟卷量后，会积下一些黑得发亮的焦油烟垢。

在我们那片乡村也出现过一套烟具，虽同样竹制，但大管套小管，直管套弯管，组装得像云南那边的一种吹奏乐器。抽起来也不再是无声无息，而是有咕嘟咕嘟的叫声。大人们说，这是水烟袋，其抽法称为水烟，盖因一个竹管里装了水，也就是那响声的源头。

六

父亲一生育儿四个，成人后生存状况略优于同时代同村同队的子弟，且无一人沾烟，便被赞为教子有方，或儿子们自律意识强，在一方颇得美名。

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疯狂地兴起了扇烟盒。为获取别人遗弃的烟盒受尽了委屈，常常扇着扇着巴掌就互扇到了对手的脸上，耽误了很多学业及其他正事，挨了父母很多责骂……也幸亏了父亲的教育，使我的学习成绩没有滑向一场糊涂，往后凭考学走出了乡村。

七

如前所说，父亲种植的烟叶可以拿到集市上交易了。于是他开始压缩自己的抽烟量，以换取儿女们更多一点的学杂费用和家境其他用途。在助力一屋农家子弟走出乡村的漫漫征途中，父亲的烟叶是有较高贡献率的。

几多折腾，父亲的年事已高，其咳嗽也更加频繁和严重，支气管常引常发哮喘。这时儿女们已陆续有了能力给他提供纸盒香烟，或间接孝敬点烟钱，他却总是舍不得抽。我带给他的第一包烟，记得的不是他怎样抽完的印象，而是东挪西放，反复拿出来凉晒，每支烟上都有了霉斑，一次比一次黑而密，在旅游时给他买过几支烟头，也不见派上过什么用场。

后来父亲突然发病，离开了。

作者简介

刘世忠 四川南充人，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师范学院毕业后从教，后转南充市顺庆区工作，业余爱好读书写作，有作品见诸于各级报刊。